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史地文献初编

西北邊疆

第二輯

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·边疆史地文献初编

西北邊疆

第二輯

伊犁河西

水建彤著

目 錄

代序

天山飛渡

頻葉之父城

哈薩立國簡史

哈薩佚史補闕

國立劇院聽歌記

博物館巡禮

八雜市趕集

花間拾得

園林散記

車站景象

不堪回首話當年

農莊制度管窺

牧畜事業概觀
實業情形述略
阿拉木圖再會

吉日甲子，天子賓於西王母，乃執百圭玄璧以見西王母。好獻錦組百純，口組三百純，西王母再拜受之。乙丑，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。西王母爲天子謠曰：「白雲在天，虛縻自出，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，將子無死，尚能復來。」天子答之曰：「予歸東土，和治諸夏，萬民平均，吾願見汝，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」天子遂驅升於奔山，乃紀其跡於奔山之石，而樹之槐，眉曰西王母之山。

——晉咸寧五年發魏襄王家所得竹書穆天子傳卷三——

代序

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，飛越淪陷半載的伊犁區，從積雪纒絆的天山峯頂，乘風飛過一片沙磧，在天山的宗峯下戛然降落，短短三小時零十分的航程，却是三座天山，三個國度三千年的歷史。

自從周穆王西征，到漢時張騫甘英通西域，以及烏孫月氏匈奴的西遷，都在這一段山川大漠之間。周穆王會西王母究今何所？或曰阜康的博克達山，或曰小亞的黎巴嫩山，或曰裏海的高加索山，或曰黑海的蘇欽察山，折中衆說，我以為阿拉木圖的阿爾瑪金山似最可信：（一）周朝版圖，以今日之西北為東南，則其西北必較今日西北更往西北，當日西域至少必指伊犁至阿拉木圖間之地域，游牧民族犬戎，獫狁，西戎雜居天山嶽麓，因彼等有逐漸向東流遷趨勢，周穆王遂大備車乘，沿天山山脈向西作政治狩獵，遠至何處姑不置論，但其宜撫犬戎，結歡女主，地必在今哈薩斯坦一帶，而哈薩斯坦大山唯阿爾瑪金為最；（二）周故本西方民族，與犬戎等族言語尚可相通，所以穆王還可以和西王母歌辭酬唱，互通款曲；若說穆王得重譯與亞述，巴比倫或迦太基女王相會，豈能有白雲之唱和？（三）穆王政治巡獵，意在犬戎，盤桓勾留不外懷柔，歸而作紀，不得不諱言與西戎女王要盟之事，而附會得與西方故鄉祖母聖母見面，以神話摻合宗法觀念，以維威信。

周穆王說：「東土」即今俄人心目中的東土耳其地，新疆。西王母以為她領域內山靈水秀，獸畜繁殖，足令東土天子樂不思歸，穆天子却假應對西王母的願目，在竹書作紀的當兒，宣洩他西征考察後的抱負和決策：「和治諸夏，」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；「萬民平均，」解決土地分配，建立井田的農業社會。當時周朝經營西部邊疆，用「和治」用「平均」，今日蘇聯建設東部邊疆用「共和國」，用「集體農場」；不圖周穆王期期欲見實行於國中者，三千年後竟大行於其西征之域外，好生不可思議！

三千年間，縱橫方圓三千公里的地域，異族割據，戰亂相尋，烏孫與大月氏兵連禍結匈奴與大漢家干戈不斷，直到成吉思汗西征，道經此路，又遭鐵蹄蹂躪。直到乾隆年以後，兩國邊圉漸安，到光緒七

年會紀澤還伊犁，把阿拉木圖以東地方畫給俄國，同治三年兩國勘定新疆中俄國界，界長三千公里，從此世居邊界附近游牧民族，視兩國內治峰替爲晴雨表，俄衰逃華，華亂逃俄，永作游離分子，國界山川不能制限，天山時且飛渡。但因國界遼闊，縱深三千公里之地帶，倘兩國兵戎相見，寸土必爭，雙方犧牲一萬萬人，未必能決勝負；所以，自從兩國之約載在盟府，兩國壤地密邇相接，從來沒有戰爭；在一篇三千年長史中，不曾以前這塊地方如何爲民族角鬥流血的古戰場，最近三百年來這邊界却異常謐靜。

可是，這里民族雜沓，以前蒙董未化的人，祇曉得避禍就福，東西流遷不定，現在，却企圖由被動而取主動，自謀幸福，自求康樂。加之國勢既盛，總不免以己之所善強人以同，利用同化，統一，使國族，差別，矛盾，溶而爲一。雅典擊敗波斯色爾西斯大帝的侵略後，組織希臘同盟，會盟帝樂島，與諸小邦約法監國，與周朝衰時，齊魯等國葵邱之盟，兵車之會，情形彷彿。羅馬帝國鼎盛時代葛雷古臘大帝頒給所有治內之民「羅馬公民」的身份，以爲「四海之內，莫非王土；濱海之濱，莫非王臣」。蘇聯自不會例外：像周朝擁有數十諸侯，蘇聯也包含幾許國度（*Imperium in Imperio*），所以我說：「飛越三個國度」。因爲伊犁雖然暫時淪陷，斯域永是中國領土，阿拉木圖是哈薩斯坦共和國的首都，實際上又屬於蘇維埃聯邦治下。

三千年的滄桑姑且不提，這次我三千里的飛行，來到昔時周穆王到過的土地，却有三種因緣：（一）伊犁淪陷後得安然飛越僭號的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飛訪哈薩國都；（二）在阿拉木圖之日，適逢哈薩斯坦共和國外交部成立，國防軍改編；（三）從祖國破碎的前門，過訪鄰邦欣欣向榮之後園，更當該國百年來首次抗戰勝利，國勢鳴張之頃刻，其歐美人士無緣親見者，我得先睹爲快。

祇是，時過境遷，雖說同是炎黃胄裔，穆王來時，挾車騎駿從，召西方百王之長「西王母」，許以「和治諸夏」「萬民平均」，而加以宣撫。我却孑身過訪，馮吊往古盛跡，竟見當年山野，漸臻和治，幾乎平均。以我「東土兒」無緣得見「西王母」的儀容，祇作了一次「蘋菓之父」城——阿拉木圖的巡禮。

天山飛渡

銀舟飛從雲海渡。迎空萬重皆玉柱。

下望點蒼鹿澗雪。已是太古凝脣霧。

——飛渡天山雲海口占——

從迪化起飛，地下的田疇也還阡陌成行，井然可觀；可惜百畝之田，不見三五方青綠，——新疆已兩年亢旱，糧食歉收。過天山山梁時，從淺岡，豐丘，到嶙峋萬仞的達坂，沙石層疊，冰谿錯列，這鬼斧神工的造化，怎會令螻蟻不逮的衆生騎入騎出，攻城略地？不善馬術的軍士，不待接戰，已被自然的巨偉迷離所殲滅，何況自然有自然的武器，冰雪風沙，懸崖絕谷！

渡過天山，到了一塊海般平靜的草原，四週以山爲屏風。一片片的綠洲，一道道清流，下望樹林最濃密處，竟是偌大個城市，而且同在這草海上，不祇一個海市蜃樓，五六個也許還不止。像菓園，又像城市，令我想到古波斯的緣起，一切菓園，是一切大城之所自起；這裏凡太古還未涸盡的冰川餘澤所至，就有城市。起先我以爲這必就是蘇聯境內；可是半小時後，真正飛臨蘇聯境內，才發覺適才所過並非蘇聯，乃我伊犁。不曉得駕駛員怎樣一個歪曲航綫，把我帶出國門九城的迷宮，而不自知。

不免感想一番：（一）前人備邊何等周密，知道伊犁爲西北屏蔽，於是修築九座城來守衛；（二）鄰近蘇聯的地方，農林這般豐腴，水草如此茂密，越往東，哈密玉門以至武威，倒恁般荒涼，叫陌生人以爲伊犁之美是沾隣邦之福，中國無能爲力，引起不少錯誤見解。去年此時華萊士先生東來，飛經此道

會作如是觀。其實山川地理範圍開拓，也不能完全忽視。

實在，伊犁爲我國西北屏蔽，而阿勒泰山又爲伊犁北方屏蔽，伊阿兩區不但是新疆的寶庫，而且唇齒相依。歷來新疆有亂，伊阿同時不甯，民國元二年新蒙糾紛發生，賴新伊合併始轉危爲安。伊犁富源利賴伊犁河，霍爾果斯河，我飛經斯域，下望兩泓清溪，蜿蜒如澄碧翡翠帶，北望阿勒泰山，內藏黃金，山以金名。自前清乾隆二十八年迄今，我國孳孳經營，開墾已著成效者，唯自伊犁河迤北至阿爾泰區之瑪納斯及布爾津河，形成一條碧綠的肥沃月灣，下望如一條無盡綿長的絨氈。伊犁三角綠洲，以天山阿爾泰山爲兩邊，以天山支脈爲底；有金山，翡翠河，肥沃月灣，和三角綠洲等寶藏。翻過阿爾泰山，便是蘇聯的阿爾泰邊區，據她戰前（一九三八年八月）的計劃，闢田三百六十萬公畝，牧馬三百九十二萬匹，牛七百二十萬，羊豬各二百萬，期望成爲蘇聯最大的農牧中心，戰後必有以達成之。翻過天山，便是蘇聯，我所要去的地方。自然，伊犁河以西，就是鄰邦了，因爲條約如此規定。

伊犁河西，過山，却是一片鹼地，似乎上天不公，厚於我而薄於人；飛過不毛之地，地面呈現綠野，經過農機耕過的地，好像蝸牛殼上的青苔，平鋪大地；有時一羣駿馬，奔馳草原，有時鮮紅一片，不知是什麼花菓，方悟人定可以勝天。飛機漸飛漸低，好多熟識的身姿，在陽光下綠滿麥隴的田莊上，背除草。兩條綠綫，平行無盡的畫出一條林蔭大道，引着飛機前進，自機窗外眺，南面逐漸靠攏一座雪峰，好像碼頭。忽然一座整齊絕倫的城市，呈現眼底，像小人國的著者形容小人國一樣，玩具世界般的理想，理想以外的整齊，嶄新而美麗，叫我形容，自建築本身言：是綠茸似菌的雪峯山麓的坡上，斜臥當陽的美人魚，乳白色晶瑩的身軀，披着繽紛的海藻——森林，花圃；首足上還垂滴着水珠——雪溪，瀑布。而她的名字叫「蘋果之父」——阿拉木圖。

於是，飛機低飛繞城一周，看個清楚，全城像奶油砌成的一個「非」字。當然橫要添幾十畫，豎也要加兩筆，一橫一豎都是街道，街道兩旁鑲着黛綠花邊。橫豎間距之間便是方方正正的建築。沒有城垣，綠野為緣，雖然子午難求必正，經緯都成直角。比迪化大約十倍，也許不止。市郊工廠環立，我只注意到一座紅磚建築，有砲彈排成整齊的圖案。還而二十幾架飛機，形形色色，排在綠草場上，織成鮮豔的圖案，而我的飛機——巨型道格拉斯——翩然降落。我國領事來接，我望見車前中國國旗，不勝歡喜。

這是什麼地方？蘇聯的後園，哈薩的國都，相當我國西康，康定。雖是後門，並非廚廁所在；雖是後方之後方，絕不荒蕪。實在，這是蘇聯的「新疆」，在我看來已像北平。能不令人汗顏，安得不汗顏！

蘋果之父城

穆王駿從朝王母。漢使幾度到康居。
(一) 母音米。

猶見如意金剛杵，更思康熙蘋果綠。

——阿拉木圖懷古——

阿拉木圖，哈薩文「蘋果之父」的意思。蘋果林極多，即中國領事館不滿兩畝的花園內，就有一百零三株，我到時，蘋果花剛謝，疊綠之實尚未成果。結果時，大如嬰兒頭顱，紅顏圓潤。因此，建築圖案多取蘋果花，裝飾色彩多用蘋果綠。蘋果繁息的地方，松杉和白楊也最多。黎巴嫩就是如此，這裏更是如此。因此，令我想起紀元二三世紀時，小亞細亞有城，叫貝陀羅 (Petros)，在耶路撒冷南，風化岩

石，翻作深淺玫瑰色，依崖擊雅典，羅馬，或伊斯蘭教聖殿神龕，彷彿敦煌。多色崗巒間，水松叢生，夾雜玫瑰花朵。阿拉木圖玫瑰繁實，松杉成林，大山之上，多雜色斑斕化石。不同者雪峯纒聳，草不如菌，翠白二色而外，餘僅點綴而已。貝陀羅爲古羅馬與波斯交通鉅邑，阿拉木圖在日後中俄交通關係上之地位，恰可比擬。

阿拉木圖的特點有二：（一）風景，（二）建築。先說風景，阿爾瑪金克山，意思是南山；阿爾瑪山島，意思是白山。這兩座雪山，都在青年，高達兩萬英尺，非常峻峭。峯巔雪蓋終古不消，而內心熱火時常迸發。最近蘇聯地質學家認爲，阿爾瑪金克山是全亞洲，日本，南洋，以及非洲所有火山之父，之源。據阿拉木圖的居民說，一年中發生地震三百餘次。火山，和美麗的石頭，龍潭的飛瀑，雜色的奇葩，參天的松林是有聯帶的關係的。山的谿丘縐折，影響雪河的緩急，村郊的規模和物產的範疇。阿爾瑪金克和阿爾瑪山都在城南，加上太陽適度的暉光，這兩座愷白青葱的雪山，放出瀑布，曲澗，山花，異卉，以及一切由於火山，地震而成的自然姿態，顏色，和副產物。火山和冰川在億萬年的週期間歇中靜止着，牠的殘暴未發作以前，像藐姑射山神人般，美麗，嫺靜，神采煥發。

從郊外田隴上望南山，除早晚雨過天青時，雪峯晶瑩，森林映翠之外，不如從城裏紅軍街和戈果里街的十字路口望去更覺其崇高，峻峭。這是因爲城市建築完全與自然環境配合得宜的緣故。阿拉木圖的東西向大街全是柏油路，南北向者，南段已部份修成柏油路，都是長長白白，筆直的，好像雪峯的倒影。路旁是四五丈高的楊樹，沿街樹蔭下兩旁是花池，玫瑰，矮松，相映成趣。花池的外邊是行人甬道，以花磚砌，街南端的盡頭，南山之麓，有座崔峨瑰麗的希臘式白石宮殿建築。雪峯挺秀，白楊的林蔭大道，——古羅馬的白楊石道——直通山麓，深遠之緻，有不能言宣者。建築，則機關，學校，公寓都是雅典

百代翁寺 (Parthenon) 式，住宅、商店和附屬機關都是哈薩式，半伊斯蘭半中國的格局，屋高於地五六尺，以木石架之，樓梯通之，房簷椽牙，彫琢繪飾。公家建築無垣牆，淺草環之而已；民居或圍木柵，或繞花籬。戰時靠行人道一邊的林蔭花池都改成菜圃，家家自種門前蔬。晚風夕陽中，白雲漸染暮靄，市民勞動之餘，「採薇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。阿拉木圖之美在山水中，山水在城市中，而城市如在鄉村中，合古希臘山城 (Acropolis) 與周之井田農里情況，可以想其大致。

哈薩立國簡史

「突厥自隋唐即見於史。其地東至遼海。西至西海。○(即裏海。○唐詩謂之雷霸海)○其餘里。○南至沙漠。○北至北海。○唐初有西突厥。○拓地東至金山。○西至海。○(裏海)遂與北突厥為敵。○建牙於龜茲北三彌山北。○并烏孫。○西域國皆臣之。後分東西二部。一居伊列以東。一居伊列以西」。

——李晉年西域回教考——

我在阿拉木圖，常常到一家書店去，留戀三樣東西，徘徊不忍去；一是鉅帙紅軍地圖，一是新版的外蒙塔文共和國（唐努烏梁海）郵票，另外一宗是以哈薩圖案精裝的俄文版「哈薩共和國史」。因美金族費有限，躊躇之間，已為他人買去。結果，我在小八雜市破貨攤上，以五十元盧布買了一本一九四一年出版俄文史詩「準噶爾」，金裝插圖，歌誦哈薩在伊犂河流域一帶的英雄事蹟，我現正求人漢譯中。因為「哈薩共和國史」中說，哈薩起源，來龍去脈，興衰之迹，完全無從稽攷，祇能自中國史料中窺其涯略。又因，「準噶爾」，俄文意義，指北疆伊犂至迪化一帶，而「東土爾其斯坦」則指南疆。這次，伊

竿叛變，潛號「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」，項莊舞劍，命意何在？所以從「哈薩共和國史」中無法尋覓之歷史淵源，祇好求之於「準噶爾」史詩的涵義了。

翻開蘇維埃聯邦全圖，哈薩斯坦共和國東至斜米、接阿爾泰（意金）山，南至贊布爾，西至裏海，北至庫斯坦那，分東南西北四哈薩斯坦州及其他八州之地領域與唐初西突厥略同，幅員爲新疆一倍，等於歐俄五分之四，爲蘇聯十六共和國中最大一國。地在中央亞細亞，與新疆同爲亞洲民族之故鄉，中國漢族，印度釋族，以及土爾其，匈牙利民族都本源於此。

哈薩族，是歷史上新興的民族，其萌芽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期，其成羣流遷，相當北美獨立的年月。因此，任你從任何歷史古籍上，也找不到「哈薩人」的蹤跡，歷代史以及法德俄文拉丁文史籍中，不外突厥，韃靼，回鶻幾種名字，但都不是哈薩。在蒙古成吉思汗後裔的四大汗國時代，在波斯的汗和在基輔的金汗改奉伊斯蘭教以後，與回教徒雜居通婚而遺留下來的子孫，就是哈薩，血統是蒙古，宗教是可蘭的「蒙回」。與東甘回之爲「漢回」，起源正同。李光庭西域圖考有回鶻回回辨，今哈薩人與畏吾爾人之別；哈薩乃奉回教之蒙古人，民風慍悍，以搶掠戰勝爲光榮，仍是成吉思汗遺風。

因此，哈薩的歷史不過二百餘年，除了以往或東西流遷，或爲帝俄與土爾其或波蘭戰爭時之驍騎精兵而外，文化似無可以傳揚者。革命後，立國至今不過二十幾年，却有顯著的進步。二十年中，可以有成績可言，不能有歷史可述。一九一七年哈薩英雄阿蒙蓋賽戴附和革命，率衆攻殺白黨，所向披靡，一部份族人被他的寶刀駿騎放逐到中國的新疆。七八年的革命過程中，哈薩斯坦飽經饑饉逃亡的患難，敬老的宗法制度既經破壞，青年蘇維埃幹部尚未養成，在此青黃不接時期，猶豫躊躇，互相猜忌，人民感覺徘徊歧路，莫知所從，直到一九二三年，恰帕那克貝威葉甫以老成碩望，領導哈薩，組織共和國，加

盟蘇聯，擁護五年計劃，試辦集體農莊。五年生聚，五年教訓，五年建設，至一九三九年一切現代化規模。一九四四年，四月二十五日慶祝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，中央蘇維埃宣布各共和國對外獨立，成立國防部外交部。今年五月二十三日，我在哈薩國都的時候，我國領館接獲通知，交涉員公署撤銷、以後一切問題直與哈薩共和國外交部交涉。哈薩共和國各部會首長均係哈薩，主席兼行政院長文德宋諾夫，外交部長塔什巴葉甫，次長薩黎多夫，均哈薩世家，但他們與黨部書記長庫爾祝福（俄羅斯人）融洽無間，竭誠合作，從無拂逆。

近七十年來哈薩逃入新疆之事層出疊見，但以光緒三十二年及民國初年及二十九年三次人數最多。考其原因，遜清光宣間逃哈，係因帝俄政府移民殖邊政策，俄人佔有哈薩牧地所促成；民國四年至十二年逃哈，係因逃避兵役及革命內戰，民國二十九年一次，乃因蘇聯西部遭德國蹂躪，牧畜業大受殘損，不得不行集體農場增加畜產之策，取私人牛羊彖於集體農場，詎哈薩不明大義，紛紛遁逃，逃入新疆。據蘇聯統計，是年哈薩斯坦共和國百分之七十牲畜亡入新疆。可是從三十三年起一年間，新疆蒙哈逃往友邦蘇聯者甚衆，新疆牲畜合法非法輸入蘇聯者，以數千萬頭計。本來，聚居新蘇邊境的游離游牧民族，向以中俄兩國內政休戚爲向背歸趨，此乃事實。不幸過去俄哈逃新，俄國官吏總以爲友邦嗾使侵地，中哈逃蘇，又以爲鄰國勾引教唆。此在俄國亦痛心疾首，爲內政上一大隱患。中俄兩國同遭哈薩東西越境流遷之害，同病相憐，則亟應通力合作，使兩國毗鄰地帶政治文化平衡，哈薩自能定居，邊界自可安甯，而中國西域，俄國東疆，得於安定中求進步，此中蘇未來關係上最關緊要之問題。

哈薩共和國立國前後二十五年，唯革命，建設，流遷，與遷都四大事。關於革命，建設流遷，前面已約略言之。一九二八年哈薩共和國首都自西南之喀宰歐爾德（Kzle-Order）遷往阿拉木圖，其實喀宰故

都建設規模已很可觀，（我從一套照片上看到）但是哈薩爲徹底實行革命，爲積極建設東部邊疆，爲土（耳其斯坦）西（伯利亞）鐵路自此經過，爲便於招呼留居伊犁，塔（爾巴哈台）城的哈薩同胞，哈薩政府毅然決然遷都阿拉木圖。——這樣，不祇地域上，蘇聯的後庭更近中國前門；歷史淵源上，哈薩首府又遷回周穆王會西王母的地方。

哈薩佚史補闕

「初康居國沙門康僧會，以游化爲生，至建康精勤行道，感得舍利，以示孫權，權大嗟嘆，爲建寺塔居之，名曰建初寺，江南之佛法，自是而盛」。

——扶桑島地墨雷三國佛教略史——

從紀元前至紀元後一世紀，大月氏族後裔迦賦色迦王，原建節天山山脈，今新疆西北以及南疆哈薩斯坦一部都在治內，東北連於蒙古。蒙古地方的匈奴強盛之後，攻佔其東北，迦賦色迦王率衆越過天山，奔往中央亞細亞，由此次第南下，建國於媽水（即今俄索斯^{Оксус}河）之濱，並滅當時盛極一時之希臘人所建大夏王國。不久，又越雲嶺（即天山）山脈，自印度之西北隅侵入印度，西取安息（今波斯之東部），遂完成自中央亞細亞跨印度波斯之一大王國，所謂健陀羅王國。此大月氏帝國，武力威震四鄰，迦賦色迦王篤信佛教，一時佛教大行於中亞，當他大軍東指印度東部的摩揭陀國時，摩揭陀國獻佛鉢與馬鳴菩薩以求和。從這段史實上，關係今之哈薩有兩點焉：（一）蒙古地方的匈奴既佔大月氏故地，出蒙古地方，促成蒙古繁殖，千餘年後，突然崛起，循匈奴攻大月氏及中國故道，直抵多瑙河及長江，